

鬼恋

徐订著



Shanghai

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主编 吴士余 臧建民
策划 陈鸣华
上海文化出版社

鬼恋



徐江著

中国通俗小说丛书

主编 吴士余 臧建民

策划 陈鸣华

上海文化出版社

5462236x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恋/徐訏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ISBN 7-80646-896-X

I. 鬼…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4093 号

责任编辑 陈士杰

装帧设计 姜 明

书 名 鬼恋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 编 200020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hwenyi.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1

字 数 213,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7-80646-896-X/I·495

定 价 2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918322

作家文库·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总序

◎

吴士余
臧建民



文学是合着时代节拍的形象书写。人们常常将它视作社会与人生的审美记录,作家对生活体验与思考的写真。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生,构建着互动式的关联。无论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制导,还是作家个人化书写的追求,人性的、情感的、欲望的体验与审美,总离不开直面人生,离不开对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态与生活真相的真实叙事,由此,文学给人一种人生启示,一种审美想象。五四新文学是如此,当代文学书写亦然。多元的文学形象以它独特的魅力构建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它既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昭示了中国文学精神的探索、积淀与成熟。

若把中国文学创作置放在历史的坐标上,不难发现,20 世纪的 30—40 年代、50—60 年代、80 年代曾出现过三次文学高潮,文学发展的周期性常常与社会变革和转型同步。处在这个历史坐标上,上海作为文学创作中心之一,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和辉煌的历史。尤其是作为现代都市的上海,其包容性、开放性以及注重书写个体性的文化传统更是构建了上海文学独特的海派风格。当上海融入世界国际大都市行列之际,文学书写会溢满着新的活力和文化张力,它将作为当代性文化的一翼呈现着持久的魅力。由此,策划、出版《作家文库》则是上海作家和上海出版人不容推辞的责任。

当然,编撰《作家文库》不同于 1930 年代赵家璧先生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它无意构建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创作史,不拘泥文学



的经典与前卫,也不刻求作品的史诗效应和完美的审美艺术欣赏价值,不充当评判者将作品视作社会政治变革与思想启蒙的派生物,只是希冀通过作家的文学创造力和个人化叙事展示不同时代的作家群体汉语书写风格以及他们对文学传统承继与创新的自觉。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当下,出版物毕竟要寻找较广的读者群,适应大众的阅读体验,因此,编撰、策划《作家文库》要注意自身的市场消费效应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思维向度。有鉴于此,编入《作家文库》的作品将顾及文学书写的诸多文本(如小说、诗歌、散文小品、理论等)和多样化的文学风格,既关注前卫的文学探索,也不偏废青春、网络的书写文本;文学经典与大众阅读兼融,名家与新秀共存,通过主题性的书系(如“中国通俗小说书系”、“新生代作家书系”、“上海纪事”)编撰,展示中国作家(尤其是上海作家)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文学书写的本色,以及作家对人文精神的多元化审美追求。

我们相信,经数年努力,在上海拉开世博会序幕之际,《作家文库》将向海内外奉献出丰富多彩的文化硕果。

2005年10月

前言

杨 义

进入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曾经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观念革命,在这场以“五四”为标志的文学革命中,中国传统那种文史混杂、文笔并举的“杂文学观”,彻底让位于当时从西方传入的,以承认文学价值独立为主要特征的“纯文学观”,并在一种启蒙主义的旗帜下,全面改写了受传统观念支配的文学史叙述和文坛秩序。也正是在这场革命中,在传统文化中一向处于低位的小说、戏曲,一跃摆脱了它的通俗地位,获得了与诗文一样的文坛正宗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革命虽然提升了小说、戏曲的地位,却并没有取消人们文学观念中高低雅俗的对立。尤为有意思的是,也就是在作为传统通俗文学代表作的《三国》《水浒》,在胡适、鲁迅一系列著述中得到空前评价的同时,作为这一文学传统的直接继承的章回小说,却被贬为“旧派”,在一种新的新/旧、雅/俗的对立秩序中,被放逐到了新文化的下层和边缘。因而,在以新文学为主体的文学史叙述中,所谓“旧派通俗小说”,很长时期以来,所处的一直是一种被批判,或被有限承认的地位。

这种局面的造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一方面,由于其所从衍生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通俗小说”始终未能完全割断与文化传统中较为保守的一面的联系,它的基本格调,它的叙事模式,承载



了过于沉重的旧文化信息；它的商业化生产方式，它对文学娱乐功用的过度张扬，又使它与近代市民社会文化平庸的一面结下了很深的关系；另一方面，新文学的“横的移植”特性，也使它价值判断，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某种新的倾斜。说透了就是，通过文学革命获得现代“纯文学”正宗地位的小说、戏剧，除了在文学史的领域内外，其实指的主要都是来自西方的新东西，新文学价值观在中西、新旧、雅俗，这几对矛盾的概念间的，实际发生的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纠结。而这从根本上也和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反传统思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显而易见的是，新文学早期对于旧派通俗小说的批判，在现代文化转型中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合理性、必要性；然而，在今天看来，这一批判的另一面，或许也多多少少有一点低估了它可能具有的正面意义，抑制了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和多层面的可能，以及中西文学叙事方式融合成熟的历史过程。因为，即使是撇开这些小说思想内容中可能具有的积极面不说，仅仅就形式而言，它也自有其值得深入研究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较为成功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作者对民族和民众审美心理的稔熟和了解，或许正是许多新文学作品所缺乏的。像老舍、赵树理、张爱玲等作家，更不必说台港的金庸、白先勇等作家，都从传统文学甚至民国通俗小说中获取了弥足珍贵的审美启示。连茅盾的《子夜》直到《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叙事境界，也与取法传统章回小说的描写笔墨，存在着深刻的关系。

然而，说到底“通俗小说”毕竟还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现象，而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发生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应低估的。譬如五四时期备受抨击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民国初年直到“五四”新文学兴起的一段时间里，就曾占据了文坛很重要的地位，而像李涵秋《广陵潮》，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一类的谴责小说，所发挥的社会影响，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类作品沦至末流，自然有许多可加批判的东西，其媚俗，其庸滥，其冗长，其松散，都足败坏阅读口

味,但就其精彩的一面而言,也有许多引人动情、启人思考的东西。尤其是,它们在叙事技法上的某些新尝试,更给现代小说走向它的更为成熟的形态,积累了积极的经验。

“五四”时期,经过新文学作家 1919 年,1921—1923 年对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两次批判,这类小说似乎大有被逐出“文坛”的趋势,然而,这只是就新文化阵营和新文学“文坛”的情况而言,由于植根于本土文化,又比较贴近大众文化趣味,在社会文化的中下层,尤其是在市民社会,它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而它的实际发展过程,又与新文学的发展之间开始发生一种双向渗透的复杂过程。20 年代后期,在张恨水、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分别将通俗小说中的言情、武侠两路推向成熟的同时,分别继承了中西文学传统的历史演义、侦探小说,也在蔡东藩、程小青的笔下结出了硕果。而在整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分别以北京、天津和上海、苏州等地为中心,通俗文学南北互动,相促相生。李涵秋、张恨水、周瘦鹃、包天笑、徐卓呆、赵焕亭、刘云若、顾明道、还珠楼主、秦瘦鸥、郑证因、白羽、王度庐……一连串名字,贯连起的是一部部给民众生活带来无数快乐的通俗小说的畅销不歇。受到新文学批判、挤压的通俗小说,在发挥着传统写法优势的同时,也在悄然向新文学学习。也正因此,我们就既读到了像《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这类笔法诡异奇绝的超现实梦幻描写;也读到了像《啼笑因缘》《金粉世家》这样可资雅俗共赏的作品。而与此同时,不同程度认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新文学小说,也在悄然向通俗小说学习,而这只要提一下 20 年代的张资平、叶灵凤,30 年代的徐訏、无名氏,以及 40 年代解放区文艺中的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们就会有深刻的印象。

·从古至今,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已经走了三步。第一步,是“杂文学观”的时代,其特点是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其存在跨越了漫长的历史年代;第二步,是“纯文学”的时代,其核心在承认文学的独



立价值,这一时代从20世纪初我们接受西方文学观念起,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主要的影响力;第三步,是“大文学观”的时代,它是一种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蕴含着综合思维的形态,既汲取了“纯文学观”的实践结果和理论长处,又试图在看取广阔而丰富的人文存在的基础上,超越在文学“提纯”过程中对文学与整个文化浑融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的人为阉割;这个时代随着新世纪才刚刚开始到来,虽然影响还不及前两种形态,但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所决定的新文学观的发展方向。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文学三世说”。在这种观念看来,文学观念的进步,必然促动人们在看雅俗问题时,取一种更宽容、更辩证、更有益于良性文化生态形成的观点。无论是从满足有民族文化特点的叙事审美心理的角度看,还是从适应正在到来的都市时代市民文化的多重需求角度看,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积极的启示。重新阅读它们,也就不能只看作一种赏心悦目的文化消闲,而更是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反刍活动。当此之时,推出这套《中国通俗小说书系》,必将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2005年7月

鬼恋

月光下，她银白的牙齿像宝剑般透着寒人的光芒，脸白得像雪，没有一点血色，是凄艳的月色把她染成这样，还是纯黑的打扮把她衬成这样，我可不得而知了。忽然我注意到她衣服太薄，像是单的，大衣也没有皮，而且丝袜，高跟鞋，那么难道这脸是冻白的。我想看她的指甲，但她正戴着纯白的手套。





说起来该是十来年前了，有一天，我去访一个新从欧洲回来的朋友，他从埃及带来一些纸烟，有一种很名贵的我在中国从未听见过的叫做 Era，我吸吸觉得比平常我们吸到的埃及烟要淡醇而迷人，他看我喜欢，于是就送我两匣。记得那天晚上我请他在一家京菜馆吃饭，我们大家喝了点酒，饭后在南京路一家咖啡店闲谈，一直到三更时分方才分手。

那是一个冬夜，天气虽然冷，但并没有风，马路上人很少，空气似乎很清新，更显得月光的凄艳清绝。我因为坐得太久，又贪恋这一份月色，所以就缓步走着。心里感到非常舒适的时候，忽然想吸一支我衣袋里他送我的纸烟，但身边没有带火，附近也没有什么可以借火的地方与路人，一直到山西路口，才寻到那路上有一家卖雪茄纸烟与烟具的商店，我就拐弯撞了进去。大概那商店的职员已经散工了，里面只有一个掌柜在柜上算账，一个学徒在收拾零星的东西，自然更没有别的主顾。

但当我买好洋火，正在柜上取火点烟的时候，后面忽然进来一个人，是女子的声音：

“你们有 Era 么？”



“Era?”掌柜这样反问的时候，我的烟已着在我的嘴上，所以也很自然地回过头去。

是一位全身黑衣的女子，有一个美好的身材，非常奇怪，那副洁净的有明显线条美的脸庞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虽然我想不出到底是哪里。她正同掌柜对话：

“你们也没有这种烟么？”

“没有，对不起，我们没有。”

这时候，我已经走出了店门，心里想着事情有点巧，怎么她竟会要买这 Era 的烟呢？还有那副无比净洁的脸庞，到底我在哪里见过的呢？为什么这样晚还在这里买烟？我想着想着已经转出南京路了。突然在转角的地方有一个黑影拦住了我的去路，问：

“人！请告诉我去斜土路的方向。”

我吓了一跳，愣了。一种无比锐利的眼光射在我的脸上，等我的回答。我一时竟回答不出，待我将眼光向她细认时，我意识到就是刚才在店里想买 Era 的女子。

她怎么会在我的前面呢？我想。但随即自己解答了，这要不是我不自觉地为想着问题走慢了，而没有注意她越过我，就是她故意走快点避开我的注意而越过我的。

“斜土路，我说的是斜土路。”

月光下，她银白的牙齿像宝剑般透着寒人的光芒，脸凄白得像雪，没有一点血色，是凄艳的月色把她染成这样，还是纯黑的打扮把她衬成这样，我可不得而知了。忽然我注意到她衣服太薄，像是单的，大衣也没有皮，而且丝袜，高跟鞋，那么难道这脸是冻白的。我想看她的指甲，但她正戴着纯白的手套。

“人，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脸一百念分庄重，可是有一百三十分的美。这使我想起霞飞路上不知哪一段的一个样窗里，一个半身银色立体形的女子模型来。我恍然大悟到刚才在烟店里那份似曾相识的感觉之来源。这脸庞之美好，就在线条的明显，与图案意味的浓厚，没有一点俗气，也没有一点市井的派头，这样一想，反觉得我刚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很可笑的。

“你在想什么？不顾别人问你的路么？”

她锋利的视线仍旧逼着我的面孔，使我从浪漫的思维上严肃起来，我说：

“我在想，想这实在有点奇怪，问路的人竟不叫别人‘先生’或‘长者’而单声地叫一声‘人’，难道你是神或者是上帝么？”我心里觉得她的美是属于神的，所以无意识地说出这“神”字，但是我随即用平常的微笑冲淡了那责问的空气。

“我不是神，可是我是鬼。”她的脸艳冷得像久埋在冰山中心的白玉，声音我可想不出用什么来形容，如果说在静极的深谷中，有冰坠子在山岩上溶化下来，一滴一滴地滴到平静池面上的声音来象征她的清越，那么该用什么来象征她的严肃与敏利呢？

“是鬼？”我笑了，心里想：“南京路上会见鬼！”

“是的，我是鬼！”

“一个女鬼在南京路上走，到烟店里买名贵的埃及烟，向一个不信鬼的人问路？”

我笑了，背靠在墙上，手放在大衣袋里。

“你不相信鬼？”

“还没有相信过，这是真的；但假如有一天相信，也不会在上海南京路上；也决不会对一个在烟店里想买 Era 烟，又胆敢向一



个男子问路的美女来相信。”

“那么你怕鬼么？”

“我还没有相信世上有鬼这样的东西，怎么谈得到怕？”

“那么你敢陪我到斜土路么？”

“你想激我陪你去斜土路么？”

“为什么说我激你？”

“你为什么不说愿意不愿意，而说敢不敢呢？”

“那么我就问你愿意不愿意好了。”

“你为什么要去斜土路，这样晚？”

“因为到了斜土路，我就认识我的归路。”

这时候我们不自觉地并肩走起来。我说：

“那么你是怎么来的呢？”

“走着走着就来了。”

“那么你是到南京路来玩的？”

“我在黄浦江上看月。”

“一个人？”

“不，一个鬼。”

“这样晚？”

“是的，如果用你人的眼光来说。”

“那么你也该乏了，让我叫一辆汽车送你回去好么？”

“这是什么意思？是我不会叫汽车？还是你走不动，还是你不敢或者不愿陪我走。”

“你是鬼？”我笑：“一个陌生的男人陪你去斜土路你不怕？”

“在僻静的地方是鬼的世界，人应该怕了。”

“我怕什么？”

“你，你……至少要怕迷路。你知道僻静的地方，鬼路复杂，人是要迷住的，你难道没有听说‘鬼打墙’么？但是在热闹的地方，像这南京路，人的路就比鬼复杂，鬼是被迷住了。”

“你是说你是鬼，而被‘人打墙’迷住了。所以不认识路？”

“是的。”她点一点头说。

“那么我陪你去，但是如果我迷路了，你也要指点我一个出路才对。”

“那自然。”

她每次回答时，我都回头去看她；她一句有一句的表情，说第一句时眉毛一扬，说第二句时眼梢一振，说第三句时鼻子一张，点点头，说第四句时面上浮着笑涡，白齿发着利光。这四句答语的表情，像是象征什么似的吸引了我，这时就是她在送到时要咬死我，我也没法不愿意了。我说：

“那么好，我陪你走到斜土路。”我说着就拿一支 Era 来抽，忽然想起她买 Era 的事情，所以就递给她，问：

“你抽烟么？”她拿了一支，说：

“谢谢你。”

于是我停下来擦洋火。当我为她点火的时候，我发现这银白而洁净的颜色，实在是太没有人气了。

那么难道这是鬼，我想。不，我接着就自己解释了，或者是粉搽太多，或者是大病以后，再或者是天生的特殊的肤色，假如是我爱人的话，我一定会问：“为什么不搽点胭脂。”自然我没有同她这样说，但是她先开口了。

“啊，这是 Era！你哪里买的？”她喷了一口烟说。

“是一个朋友送我的，但是奇怪，你怎么知道这是 Era 呢？”

